

年龄批评

从反年龄歧视到年龄批评

——玛格丽特·格莱特访谈录^①

龙丹¹ 玛格丽特·格莱特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2. 布兰迪斯大学 性别研究中心, 美国 波士顿 02454)

摘要:本访谈系统阐述了年龄批评家玛格丽特·格莱特的核心思想。她提出“被文化催老”的观点,主张年龄如同种族与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旨在解构将中老年群体边缘化的过程。她深入剖析了“年龄歧视”,并创造性地提出“多重年龄歧视”的概念,强调其与阶级、性别歧视交织,加剧对个体的伤害。从文学研究出发,格莱特批判了主导性的“衰退叙事”,倡导构建聚焦成长与韧性的“进步叙事”与“年龄自传”。她指出,改变年龄歧视的最大障碍在于老年群体缺乏强有力的集体社会运动与政治认同,因此她仿《独立宣言》撰写了《不满宣言》,呼吁将老年照护视为国家义务。最后,访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年龄观可为全球年龄批评提供重要的跨文化对话资源。

关键词:玛格丽特·格莱特;年龄批评;多重年龄歧视;年龄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013-11

0 引言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全球60岁以上人口有11亿,占比13.8%,预计2030年将达到16.4%,因而许多国家将面临“超级老龄化”(UN, 2022)的问题。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Report on Aging and Health*),首次系统提出“健康老龄化”的倡议和行动框架。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Ageism*),提出年龄歧视的定义:根据年龄对个人或群体产生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它可以是制度性的、人际间的或自我内化的(WHO, 2021:3),在当

收稿日期:2025-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英国小说中的老年话语批评与重构研究”(25XW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龙丹,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及文学老年学研究。

玛格丽特·格莱特(Margaret Gullette),女,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教授,年龄批评家,主要从事年龄批评研究。

①本访谈通过多次电子邮件完成,访谈语言为英语。作者通过DeepSeek翻译后,再对译文作了编辑。

引用格式:龙丹,玛格丽特·格莱特.从反年龄歧视到年龄批评——玛格丽特·格莱特访谈录[J].外国语文,2026(2):13-23.

代社会尤其表现为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全球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其问题日益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问题,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人文老年学(Humanistic Gerontology)、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文学老年学(Literary Gerontology)等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社会老年观的形成、老年个体的主观变老体验、代际关系、老年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老年的文化表征与叙事等问题。部分学者将上述领域中针对年龄问题展开的批判研究定义为“年龄批评”,其中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的玛格丽特·格莱特(Margaret Gullette)可谓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年龄批评家之一。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对她进行采访,将其主要思想介绍给国内读者,为国内正在兴起的跨学科老年学研究提供参考,以期在老龄问题研究方面实现中西方文明互鉴与对话。

玛格丽特·格莱特的著作《安度中年:中年进步小说的创作》(*Safe at Last in the Middle Years: The Invention of the Midlife Progress Novel: Saul Bellow, Margaret Drabble, Anne Tyler, John Updike, 1988*)(文后简称《安度中年》)、《被文化催老》(*Aged by Culture, 2004*)、《终结年龄歧视》(*Ending Ageism, or How Not to Shoot Old People, 2017*)以及《美国老年危机:成因与预防策略》(*American Eldercide: How It Happened, How to Prevent It, 2024*)等在批判老年学、社会老年学、人文老年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终结年龄歧视》一书荣获MLA独立学者奖(The MLA Prize for Independent Scholars)以及APA弗洛伦斯·L.登马克女性与老年研究贡献奖(APA's Florence L. Denmark Award for Contributions to Women and Aging),《美国老年危机》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和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提名。她在《安度中年》中提出“中年进步小说”的概念,从年龄批评的角度对成长小说进行补充,并在《被文化催老》中提出年龄的文化建构论,成为年龄批评中重要的奠基性论点。笔者就年龄批评的缘起、年龄歧视、年龄叙事、年龄批评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特征等核心概念和观点与她展开对话。

1 年龄批评的缘起

龙丹:格莱特教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的新作《美国老年危机:成因与预防策略》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向您表示热烈祝贺!这体现了您在年龄批判领域持续不懈的努力,这些提名也意味着您对抗年龄歧视的努力正日益受到公众关注与广泛认可。您在哈佛大学攻读的是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并未特别关注年龄议题。鉴于您在美国所经历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是什么促使您认为年龄研究具有必要性?

玛格丽特·格莱特(下文简称玛格丽特):1988年,我的第一部分析中年生活题材小说的著作(《安度中年》)出版,此时美国(及其他地区)正经历声势浩大的激情运动,早已向所有“觉醒者”证明,特定人群的身份并非“天然”范畴,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普遍理论

早在1966年就由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提出。

许多人意识到,自己因表层生理特征——肤色、第二性征、与想象的理想身体存在差异——而被不公正地归入次等范畴,社会活动家们对此表示愤慨。非裔美国人、女性以及残障人士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那些被多方加诸其身的“缺陷”,实则是由主导群体根据自身利益需求不断塑造、维持并修正的,他们从话语建构、公共政策与经济歧视等手段中获益。在愤怒而积极的反应中,澎湃的反抗浪潮涌现出来,并团结致力于提升自身地位的群体发起社会运动——这样做才能被听见、被尊重。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与残障人士权利运动(承继自早期未竟的斗争)重新迸发出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些运动引人入胜,充满风险,颠覆认知,并且能够赢得实质性权利。正因如此,它们具有革命性意义。

他们首先是正直的,信奉平等理念。他们读过1776年《独立宣言》的序言,其中确立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曾团结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且塑造了我们的政府形式。他们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秉持“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然而,最初的启蒙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后来的社会运动陆续增添了“非裔美国人”“女性”“残障人士”“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者”“跨性别者”,最终形成“LBGTQI群体”和美洲原住民。

例如,“女性”曾长期被社会建构为脆弱、依赖、性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无知、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群体等。女权主义运动为(年轻)女性这种形象和现实的改变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过更多斗争——包括生死抗争,以及运用女性群体难以发起的经济抵制行动——非裔美国人也赢得了长期被剥夺的权利与义务,重塑了自身形象,所有这些充满伤痛却最终获得胜利的历史被反复讲述。他们创造的优秀新文学作品已进入“经典”之列,在课堂与图书馆中被阅读、传播和引用。

当每个群体都竭力主张自身权利时,其长期目标逐渐显现为构建更广泛的平等。美国国玺上的拉丁文格言“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无论其曾被如何解读——例如指对移民的包容——如今无疑可被诠释为:所有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正日益获取平等。这些鼓舞人心的先例温暖着我的内心,使我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在构建更统一、更平等的社会这一崇高事业中,中年及老年群体也必须被纳入其中。

龙丹:正如女性与有色人种被社会建构为边缘化的他者,中年与年长者也遭遇了相同的境遇。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72:13)提出,年龄不仅是生物事实,更是文化事实。您曾提出“被文化催老”(aged by culture)的观点,与此见解相通。

玛格丽特:然而,正是这种文化事实(而非生物事实)成为了独立思考的首要巨大障碍。当婴儿死亡率和传染性疾病的下降时,死亡便主要与衰老联系在一起。衰老等同于死亡的观念束缚了许多极具智慧之人的思想。正如年龄研究历史学家科琳娜·T.菲尔(Field,

2014:4)精辟指出,年龄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将年龄“从衰老的时间维度与生物维度——值得争议的自然属性——中剥离出来,转入人为偏见与社会等级的场域,即无可辩驳的社会建构范畴”。最初,在我看来,年龄研究的使命便是尽快揭露这一进程的所有面向——我随后将之称为“被文化催老”。女性主义研究者迅速投身这一领域。正如林恩·西格尔(Lynne Segal)所言,一些人意识到“老龄本身往往被性别化为女性特质,这完全源于‘女性气质’与‘脆弱性’之间的误导性关联”(2023:261)。

无论生活在何处,人类所身处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正是年龄研究这一领域要开始解构与剖析的对象。我的著作《被文化催老》于2004年出版。早在1993年,我就构想出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并将其命名为“年龄研究”(Gullette,1993),这或许会吸引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这个新的命名与关键词使学界能聚焦于年龄的各类社会建构(不仅涉及老年人,还包括中年、青年、死亡学、代际、年龄“阶段”、生命历程叙事、生育主义倾向、世代命名等概念)。首个以“年龄研究”命名的丛书系列由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启动,由安妮·M.怀亚特-布朗(Anne M. Wyatt-Brown)主编。第一本直接以此为题的专著——苏珊·皮卡德(Susan Pickard)的《年龄研究》(*Age Studies: A Soc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ow We Age and are Aged through the Life Course*)——则于2016年问世。当然,年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新的分析视角永远鲜活而与时俱进。这项工作永无止境。

龙丹:老龄化已成为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在社会研究、历史学、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引发广泛学术关注,作为最早的“年龄批判者”,您对于这一课题的跨学科特性有何见解?

玛格丽特:这正是我最初的愿景。目睹这一研究领域蓬勃发展,着实令人振奋。诚如您所说,众多学科的学者们纷纷发现年龄研究话题,并开创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

无论利弊,年龄研究并未像妇女研究或非裔美国人研究那样形成独立的院系壁垒。相反,年龄研究话题需要在所有领域——人类学、电影、戏剧、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志、商业、漫画、医学人文、媒体、电视等——被检视与批判,涵盖高雅与大众文化。全球范围内对此的关注已蔚然成风。

2 年龄批评与年龄叙事

龙丹: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发布《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呼吁关注针对老年人及其他年龄群体的偏见及这些人群面临的不公。年龄批判研究者对于“年龄歧视”这一术语的论述和使用,其实远远早于这份报告。

玛格丽特:每当社会意识到年龄歧视的存在,就会表现得难以置信的天真——仿佛衰老从未带来过社会困境,仿佛老年人从未被视为无用之人。早在1969年,美国杰出医师、老年病学家、国家老龄化研究所首任所长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就将这种现

象称为“年龄歧视”,视其为另一种形式的“偏见”。巴特勒(Butler, 1969)仿照“种族歧视”一词创造了这个新术语。他最初是在住房问题上发现年龄歧视的:华盛顿特区高档住宅区的中产阶级居民,曾抗议让低收入老年群体居住在同一社区。巴特勒将这种抗议背后的社会情绪定义为“对衰老、疾病、失能的厌恶与排斥、以及对失权、‘无用’与死亡的恐惧”(Butler, 1969:243)。

尽管“年龄歧视”这一概念在美国社会传播缓慢,但它确实为我们的思想语汇增添了重要维度。正如“性别歧视”使性别议题复杂化,“种族歧视”深化了种族讨论,“年龄歧视”也促使我们更深入思考:在特定历史、地域与经济环境中,老年人价值被贬损的根源何在。了解一国的年龄歧视现象也仅仅是了解这一国的现象罢了。

龙丹:您在新书《美国老年危机:成因与预防策略》中提出多重年龄歧视(compound ageism)这一概念,请您阐释一下。

玛格丽特: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在华盛顿特区的社会运动中,阶级排斥——或者说阶级歧视——与年龄歧视相互交织。倘若新搬入的居民是富有的老年白人共管公寓(condominium)业主,那些中产阶级抗议者或许就不会反对。阶级、收入、地位常常是隐性要素,潜藏在看似单纯的年龄歧视现象之中。

早些时候,文化评论家就已注意到性别与种族相互交织的现象——对女性构成“双重困境”,对有色人种女性则构成三重困境。“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术语,正用来描述多重社会风险如何叠加作用于特定群体,对其造成更深层的伤害。然而,这些理论家并未将年龄因素纳入交叉分析之中。他们的核心分析轴线始终是种族、阶级、性别及性取向,始终未将年龄歧视与残障歧视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及人际关系的决定性维度。“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的理念虽极具价值且不可或缺,其范畴却未涵盖老年群体。

这个领域需要一个将年龄歧视置于讨论核心的术语。北美老年研究网络(The North American Network on Aging Studies)有时使用“交叉年龄歧视”(intersectional ageism)这一概念,或许这个术语会逐渐被广泛接受。“多重年龄歧视”的表述仍显力度不足,但“多重”一词至少暗示了人们所遭受的多重困境正呈指数级增长。

龙丹:希望这个概念引发社会对年龄歧视问题的关注,并最终形成您所希望的一场社会运动。尽管社会运动进展或许缓慢且不足,但不同的年龄叙事已然浮现。您发现西方文学中存在一种年龄叙事的模式,并称之为“衰退叙事”(decline narrative)。此外,您也注意到一些当代小说传递出关于变老的积极信息,称之为“中年进步小说”(the midlife progress novel)。能否请您简要谈谈这两种年龄叙事?

玛格丽特:在争取法律正义的过程中——这条路或许漫长且崎岖——一场成功的运动同时也在改善其边缘群体的文学与文化叙事。“黑即是美。”“女性拥有无限潜能。”关于这

些群体的虚构作品、电影等叙事,开始包容他们的身影,接纳他们,不再惩罚他们。

然而,关于衰老的、以身体为中心的传统衰退叙事,似乎已根深蒂固。让变老显得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在哪里呢?在一个哀叹“中年危机”的时代里,我找到了一些。其中重要的是,当代小说家们塑造了一些最终更愿意变老而非青春永驻的角色。我出版《安度中年》时还不到50岁。那时我已注意到,成长小说这一杰出的小说体裁——一种关于成长的叙事——已跨越青春阶段,延伸至中年。发现这一点被视为一项重要贡献,甚至开启了“中年研究”之门。

然而,在1988年的美国证明中年可以是体面的人生阶段,并不算一道过高的门槛,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尚未对一半人口造成如今这般严峻的困境。批判老年学的前沿学者们已在学术著作中公开揭示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尤其是贫困者——日益恶化的生存境况。我转而开始阐释“中年歧视”,即资本主义试图通过降低工资、削弱工会力量,从而瓦解以年资为基础、与年龄增长挂钩的价值体系。

“积极老龄”(positive aging)也试图通过自身的话语改善现状,它强调这一群体成员的优点——作为经验丰富的工人、照顾孙辈的祖父母、充满欲望的主体、教练与导师、冒险者以及智慧的源泉。如果“积极老龄”能发挥作用,那也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面对重重阻力,也必须日复一日地坚持(Lamb, 2017)。随着个体逐渐不再内化那些负面的刻板印象,这种理念或许能减轻人们对变老的羞耻感。在中年歧视和年龄歧视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它也为家庭中的亲情关系提供了支撑。许多年龄批评者关注并赞扬了态度与行为上的改善,比如年长的演员和艺术家仍能获得角色和演出机会,女性突破职场晋升的天花板,或政治家继续参选并成功当选。“积极老龄”是否影响了这些成功案例呢?

“进步叙事”打破了“积极老龄”与衰退故事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我看来,“进步”并非客观成就的标尺,而是一种主观感受——它与能力及韧性紧密相连,即发现自己能够克服障碍(如被忽视的处境),并持续拥有目标与计划(即使是很小的),即使步入高龄也依然如此。若能进一步书写年龄建构或年龄歧视如何影响个人,你便从生命历程叙事(life-course narrative)迈向了年龄自传(age autobiography)的领域。

年龄研究正不断拓展与繁荣,日益呈现出鲜明的进步性与交叉性——聚焦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残障歧视、痴呆歧视、阶级歧视、仇外心理、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年龄歧视等诸多议题。我们与老年学家一样,可以为自身在“以知识取代无知、以平等拓展包容”的道路上所作的努力感到自豪。

龙丹:这些都是真正值得投入的事业。年龄歧视之所以影响更为深远,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所有人都会变老,有可能会遭遇生命中的晚期年龄问题;其二,全球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当前紧迫的任务不仅是治疗与老年相关的特定疾病或完善养老设施,更需要全

世界正视年龄歧视问题,并以更健康的方式理解“年龄”与“老年”的概念。您认为推进这些努力会面临哪些障碍?

玛格丽特:在一切致力于消除年龄歧视的可贵努力中——无论是教育年轻一代、引导大众读者、书写个人年龄叙事自传、为有意愿工作的长者创造就业计划,还是增加目前主要依靠家庭承担的养老资源——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障碍:美国政府鲜少作出充分回应。当权者(通常是老年男性)往往认为最弱势群体不是那些与自身(年龄)相似的那些人,因而没发现他们值得倾力相助。

这一障碍(迄今为止)已证明对我们所有反对年龄歧视的力量——无论采取批判性、社会性、女性主义、人文主义还是文学、文化路径——都具有破坏性。直到此刻,当与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通信,仍感到有必要解释种种预设与疏漏时,才完全理解这种阻力。究其根源,正是社会运动的缺席。

20世纪法国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曾用一个质朴的隐喻阐明这一真理:“没有什么比脚后跟的弧线、肌腱的位置或脚趾的形状更稳定。总有些时代,鞋履对双脚的束缚更轻。”(1992:85-86)老年人被不由分说地归入所谓“低等”的人类范畴——他们常被忽视,偶尔被视为可抛弃的存在,被认定“太老”而不配工作、不配有性魅力、不配拥有美感。究竟是什么让这个群体的成员震惊地发现,这种归类本非天然——我们娇嫩的双足实则被文化所扭曲?往往正是在人造鞋履格外硌脚的痛楚时刻。

一场社会运动恰恰能清晰指出鞋履何处、何时、为何夹脚。它呐喊,它怒吼。它会为遭受刻板印象、恶意与恶法伤害的成员感到痛惜,但更会主动出击。它向敌人宣战。它阅读、撰写并传播宣言。运动迫使媒体——无论主流或另类,左翼或右翼,女权主义或其他立场——以及国会和总统必须将其成员纳入考虑之中。“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能做出关于我们的决定。”它构建了那个必须被保护、被推进的“我们”。它提供了一个国家所需的“心灵教育”。若没有这种集体认同感,那些本可能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便不会视彼此为同类,无法凝聚,更难以集体发声抗争。在美国,众所周知,老年人并不会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的利益投票。

一场社会运动恰恰是美国老年研究与批判老年学领域几乎全然缺失的一环^①。政治组织层面的巨大断层,正出现在人生后半程(中年及老年)最需要它的地方。这种缺失延缓了诉求提出、改革推动与危害防治的进程。我担心,面对中年歧视的暗流涌动,以及老年恐惧症与多重年龄歧视的冷漠或公然敌视,我们能施加的影响实在微乎其微。

^① “灰豹组织”(The Gray Panthers)是此语境下常被提及的美国团体,曾拥有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已于1995年逝世的玛吉·库恩),建立众多地方分会,如今有全球性的行动纲领。

龙丹:在社会运动暂时缺失的情况下,一定还有其他方式可以从微观的层面改变现状,逐渐改善社会的老年观。

玛格丽特:改变现状的一种方式证明老年人并不满足于自身边缘化与少数群体的地位。倘若他们在如此劣势中仍能感到快乐,那我们又何必费心改善他们的处境呢?^①在美国,他们不是享有名为“社会保障”的养老金吗(只要他们曾在尚能就业的年纪工作过),他们不是拥有免费医疗保险(Medicare)吗,难道没有“养老”机构专门收容贫弱者(Medicaid)——其中多为存在身体、精神或认知障碍的高龄女性,法律不是已为他们竭尽全力了吗?

一场社会运动往往通过迫使社会关注某群体的未解诉求,来试图改变该群体所受的局限境遇。直到2017年——距离《安度中年》那本鼓吹乐观主义的作品问世已过去30年——我才开始直面美国老年群体遭受的不公。在《终结年龄歧视,或如何不给老年人拍照》一书中,我列出了一份诉求清单并指明了责任方。这份“不满宣言”在形式上借鉴了《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语言风格则仿效了另一份杰出的历史奠基文献——女权主义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情感宣言》以1776年的《独立宣言》为蓝本创作,在1848年塞内卡福尔斯会议上(Seneca Falls Convention)向与会女性宣读。我的后记开篇如下:

在人类发展进程之中,当一部分人有必要从全人类中争取不同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即多元平等法则(laws of equality-in-diversity)赋予我们的应得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应有尊重,我们必须阐明缘由,宣布挣脱长久忍耐的屈从境遇。“我们”所代表的是年长的群体。“他们”则指所有年龄层中——无论有意或无意——伤害我们或从我们屈从中获益的行为主体。(Gullette, 2017: 205)

我们能否将“年长群体”视为一个统一的“部分”,平等能否超越我们的阶级、性别与种族差异?一场革命永无终结之日。由于缺乏能够提出诉求的有力运动,《终结年龄歧视》一书以这样的祈愿作结:“愿长者的恩泽赐予应得之人,并被倾听与珍视;愿他们的训诫亦能指引后世子孙。”(Gullette, 2017: 206)^②

龙丹:这确实是一份为老年人发声的强有力宣言。通过定义“我们”与“他们”,宣言能在阶级、性别与种族差异中构筑某种团结,并有望让老年群体获得更多关注。

菲利普·罗斯在其小说《凡人》(*Everyman*, 2006)中表明: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无法

① 此句及其精妙的修辞策略借鉴自杰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丽贝卡·韦斯特在《时间与浪潮》中的著述。详见 Jane Marcus. 1982. *The Young Rebecca* [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② 该书已有法语、意大利语及德语译本。完整文本海报由卡罗琳·克奇夫(Carolyn Kerchof)设计,可查阅反年龄歧视信息中心“老派学堂”网站:<https://oldschool.info/pdfs/recCyaksvEsj5RGlx.pdf>。格莱特的个人网站收录可检索的著作、讲座文稿及文章:<https://www.margaretmorganrothgullette.com/>。

回避晚年可能面临的疾病缠身、机能衰退、创造力与活力消逝的现实。多丽丝·莱辛的《好邻居日记》(*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r*, 1984)则揭示,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即使在邻里环境中也往往成为“看不见的人”。我认为,年龄批评希望实现的,正是帮助人们正视衰老这一客观事实,并对其保持尊重。

玛格丽特:好邻居确实能提供帮助,美国的“村庄运动”(the Village Movement)也正在组织老年活动家。团结互助固然有益,但依赖、疾病与失能——更不用说莱辛小说中福勒女士所忍受的老年女性困境——在全球许多地区如此普遍,唯有充足的养老金与完善的照护体系方能缓解。将这般重担压在每个个体身上并不公平,足以压垮无数家庭。只有当照护责任成为国家义务时,被边缘化的整个老年群体才能真正获得尊重。

《不满宣言》结尾段落如此写道:“当权者通过在公共场合将我们视作负担,并通过前述医疗与司法实践,对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提出质疑。”(Gullette, 2017: 206)这段论述发表于新冠疫情暴发多年前。尽管到2017年我已年近八旬,成为真正的老年女性,但当时尚未完全了解大多数养老机构系统性的沉疴——这些机构约三分之二的住客是女性,而她们正是社会想象中衰弱老年的缩影。

龙丹:老年人被贴上“无生产力的负担”标签,进而成为某些社会问题的替罪羊。这类负担叙事误导年轻世代对老年群体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了代际之间的误解和鸿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其短篇小说《点燃尘埃》(*Torching the Dusties*)中描绘了这样的乌托邦图景:愤怒的年轻人以养老社区居民为目标,宣泄他们对现实的所有不满,并最终放火烧毁养老院。对于这种日益紧张的代际对立态势,您如何看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故事固然骇人,却未能触及更深层的问题——“替罪羊”机制如何塑造出那些“愤怒的年轻人”,年轻世代长期被严重误导。那些心知肚明却不再年轻的专家们反复告诫年轻人:待他们年老时,社会保障体系将不复存在。主流作家们更是助推了“无生产力负担”(an unproductive burden)这类标签的传播。所有这些导致了对老年人的恶劣情感,从漠视演变为敌意,甚至憎恶。然而,2020年美国养老院居民遭受的多重年龄歧视,其根源并非来自年轻一代,而是来自政府——来自特朗普这位老者,来自年约70岁的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也来自众多认为淘汰“无用”老年人就能遏制经济衰退的共和党人。

然而,当新冠疫情袭来,美国人被灌输的观念是“老年人会死去”。实际上,在70多万感染新冠的养老院居民中,多数人最终康复。更有1950家养老机构在2020年实现了零死亡,政府却放任这些主要依靠医疗补助的贫困老年白人女性走向死亡。相关研究让我从灵魂深处产生了一种深切而愤怒的认知:当整个(美国)政府乃至(美国)社会都在“质疑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时究竟意味着什么。2020年春季,当致命的年龄歧视初现端倪时,我

已开始收集确凿证据,这些都将载入我的下一部著作《美国老年危机:成因与预防策略》。

龙丹: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年龄研究正获得国际视野,这一领域的跨文化对话前景广阔。

玛格丽特:确实前景广阔。我在世界各地——从阿根廷到桑给巴尔——都拥有从事年龄研究与反年龄歧视事业的朋友和同仁。您本人已涉猎该领域众多重要作家与学者的著作,老年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也拥有诸多知音,但我认为,这种关注度并非源于“全球老龄化”——该术语常被政府用以暗示老年人口“过剩”。对年龄议题的关注早在数十年前便开始蔓延,远在人口统计被如此政治化之前。我更愿相信,这股力量源于社会理论的思想力量与人类共情——这是对年龄歧视所造成的真实伤害所做出的回应。

龙丹:确实如此。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玛格丽特:很期待这期专题在期刊读者中间产生影响,感谢您为年龄批评做的一切。

3 结语

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国内学界也日益出现新样态,在传统的老年社会学领域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领域表现活跃。邓天中(2017)曾提出“面对衰老,文学何为”的命题,此后涌现出一批文学老年学研究成果,探索文学作品中的老年形象、老年书写、老年生命价值、老年看护等问题(龙丹,2025;孙璐,2025)。然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面对全球“银发化”,我们的研究能贡献什么中国智慧?根据波伏娃在《论老年》中的溯源,西方从古希腊开始至今,一直存在“恐老症”的集体文化症候(Beauvoir, 1972),而当代西方媒体对老年人口的增长常使用“银发海啸”等隐喻,把老龄化当作“灾难”,把老年人口当作“负担”。以格莱特为首的年龄批评家对这种年龄歧视展开全面深入的批评,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表现得较为悲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论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表达的年龄观,还是《孝经》植根家庭、辐射至社会和国家的敬老孝亲观,都传递出纠正老年歧视的思想智慧,而中国式老年看护也体现了传统孝道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张晶晶,2024),因此在年龄问题的研究中持续开展中西学者对话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 Bulter, R. N. 1969. Age-ism: Another Form of Bigotry[J]. *Gerontologist* (9):234-246.
- de Beauvoir, Simone. 1972. *The Coming of Age* [M]. Tran. Patrick O'Brian. New York: C. P. Putnam's Sons.
- Field, Corinne T. 2014. *The Struggle for Equal Adulthood: Gender, Race, Age, and the Fight for Citizenship in Antebellum America*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Gullette, Margaret Morganroth. 1993. Creativity, Aging, Gender: A Study of Their Intersections, 1910-1935 [G]//Anne M.

- Wyatt-Brown & Janice Rossen. *Aging and Gender i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reativity*.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ress.
- Gullette, Margaret Morganroth. 2017. *Ending Ageism, or How not to Shoot Old People* [M].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Gullette, Margaret Morganroth. 2024. *American Eldercide: How It Happened, How to Prevent It*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b, Sarah. 2017. *Successful Aging as a Contemporary Obsession: Global Perspectives* [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egal, Lynne. 2023. Coda: Tackling the Gendered Dynamics of Ageism [J].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1): 257-266.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R]. Online Edition. [2025-09-10].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 Yourcenar, M. 1992. *That Mighty Sculptor, Time* [M]. Trans. by W. Kais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Global Report on Ageism* [EB/OL]. [2024-09-25].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16866>.
- 邓天中, 2017. 面对衰老 文学何为——文学老年学与衰老创痛[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29-40.
- 龙丹. 2025. 从年龄他者到叙事主体——《好邻居日记》的老年女性叙事与生命意义重构[J]. 社会科学研究(3): 206-214.
- 孙璐. 2025. 论文学老年学批评范式的建构——以乔纳森·弗兰岑《纠正》为例[J]. 外语教学(1): 101-107.
- 张晶晶. 2024. 中国式老年照护模式中的孝道文化传承与发展[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13-123.

From Anti-ageism to Age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Gullette

LONG Dan Margaret GULLETTE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elucidates the core ideas of the age critic Margaret Gullette. She advances the concept of being “aged by culture,” arguing that age, like race and gender, is a socio-cultural construct, and seeks to deconstruct the process marginalizi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She analyzes “ageism” in depth and innovatively proposes “compound ageism”, emphasizing its frequent intersection with class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exacerbating harm.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Gullette criticizes the dominant “decline narrative” and advocates for constructing “progress narratives” and “age autobiographies” focusing on growth and resilience. She identifies the primary obstacle to change as the lack of a strong collective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identity among the elderly, leading her to draft a “Declaration of Grievances” modeled o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hich calls for elder care to be recognized as a state obligation. Finally, the interview suggests that positive views of ag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offer crucial resources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 within global age criticism.

Key words: Margaret Gullette; age criticism; compound age discrimination; age narrative

责任编辑: 蒋勇军